

色彩列传

蓝 色

HISTOIRE D'UNE COULEUR

· BLEU ·

MICHEL PASTOUREAU ...

[法] 米歇尔·帕斯图罗 著
陶然 译



色彩列传

蓝色



MICHEL PASTOUREAU ...

[法] 米歇尔·帕斯图罗 ...著

陶然 ...译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

First published in France under the title *Bleu, histoire d'une couleur*

by Michel Pastoureau

© Éditions du Seuil, 2000

Current Chinese translation rights arranged through Divas International, Paris (巴黎迪法国际版权代理)
(www.divas-books.com)

Simplified Chinese Copyright © 2016 by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作品中文简体版权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所有。未经许可，不得翻印。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色彩列传：蓝色 / (法) 帕斯图罗著；陶然译. --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6.8
ISBN 978-7-108-05567-5

I . ①色… II . ①帕… ②陶… III . ①色彩学－美术史 IV . ①J063-0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249740 号

责任编辑 关丽峡

装帧设计 张 红 朱丽娜

责任校对 安进平

责任印制 卢 岳

出版发行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北京市东城区美术馆东街22号)

邮 编 100010

网 址 www.sdxjpc.com

经 销 新华书店

排版制作 北京红方众文科技咨询有限责任公司

印 刷 鸿博昊天科技有限公司

版 次 2016年8月北京第1版

2016年8月北京第1次印刷

开 本 720毫米×880毫米 1/16 印张16

字 数 150千字 图片96幅

印 数 0,001—8,000册

定 价 58.00 元

(印装查询：010-64002715；邮购查询：010-84010542)



导言 颜色与历史学家

颜色是一种自然现象，但更是一个复杂的文化建筑，它不服从于任何一概而论的总结，抑或任何分析。它引发出众多难题。这或许可以解释为何鲜有以颜色为主题的严肃专著，而从历史视角对其进行谨慎而专门的研究的书籍则更为少见。相反，许多作家倾向于玩弄时间与空间概念，追寻颜色背后那些所谓的普遍事实或典型现象。然而对历史学家来说，这些都是子虚乌有。颜色首先是一个社会现实。颜色中不存在一个跨文化标准，尽管有些书籍依据神经生物学的理论劝说我们相信这一点，这些书错误地解读了该学科，更糟糕的是陷入了晦涩的心理学垃圾怪圈。遗憾的是，围绕颜色这一主题的图书市场上充斥了这类有害的书籍。

历史学家对这一局面多少负有一定责任，因为他们极少谈及颜色。不过他们沉默的背后有不同的原因，这些原因本身就是历史文献。本质上是

< 蓝宝石

蓝宝石是尤为宝贵的石头。人们通常将它的蓝与天空之蓝进行对比，被视为有保健作用，东方人相信它可以辟邪。但古典时代和中世纪的文献有时会混淆蓝宝石与青金石，为后者冠以前者的特质

因为，他们想把颜色视为一个完全独门独类的历史物品会遭遇多重困难。这些困难主要来自三方面。

第一方面是文献层面的：我们看到的颜色是历史传递给我们的，呈现了时间的塑造结果，而非其本来的面貌；此外，我们看到的颜色是在光线作用下的颜色，通常与之前的社会所了解的颜色毫无关系；最后，在最近的几十年里，我们已经习惯通过黑白摄影研究历史上的图片与物品。尽管有彩色照片的普及，我们的思维模式本身似乎依然多多少少固化在黑白的世界里。

第二方面是方法论层面的：在颜色的问题上，历史学家要同时面对以下问题：物理、化学、材料、技术，以及肖像学、意识形态、象征学和符号学。如何为这些问题分类？应该以何种顺序提出合适的问题？如何确立研究彩色图像与物品的分析标准？尚未有任何研究人员、团队或方案可以解决这些难题，各方都倾向于在有关颜色的繁杂的数据与问题中挑选那些符合其当下的论证的方面，反过来，则将所有不符合的地方都搁置在一侧。这显然是一种错误的工作方法。尤其是对于史料，我们经常被诱惑着为物品和图像附着上文本带给我们的信息，而正确的方法——至少在分析的第一阶段，是学习史前学家（他们没有掌握任何文本，但需要分析壁画）：通过研究如频率与稀缺，排列与分布，高与低、左与右、前与后、中央与周边的关系等事物，从这些图像和物品本身提取意义、逻辑和系统。简而言之，就是通过进行内部结构研究，开启对图像或物品颜色的全面研究（这并不意味着研究应该止步于此）。

第三方面是认识论层面的：我们不可能把现今对颜色的定义、概念和分类原样投射到历史上产生的图像、遗迹和物品上。它们有别于之前的社会（也可能与明日的社会不同……）。混淆年代的错误危险从文献的每一个角落袭向历史学家——艺术史学家尤甚。当我们讨论颜色以及它的定义和分类时，则愈加有这种危险。请不要忘记，在长达几个世纪的时间里，黑色与白色都被视为自成一体的颜色；17世纪之前人们并不知道光谱与颜色的光谱排列顺序；也是在17世纪，原色与补色之间的关联才慢慢地浮出水面，并直到19世纪才真正为民众所接受；暖色与冷色的对比完全是约定俗成的，在不同时代（例如在中世纪，蓝色是暖色）和不同社会中有不同界定。光谱、色轮、原色的概念、并置对比法则、视网膜锥体与杆状体的区别，这些并非自古流传的真理，而是在历史的演进过程中逐步获得的知识。我们不能牵强附会。

在之前的著作中，我好几次停留在这些认识论、方法论和文献层面的问题上，在这本书里我不希望驻足于此。¹尽管本书必定提及某些问题，但并不会用所有篇幅讨论这些问题。同样，本书也不会专门论述图像或艺术作品对色彩史的贡献，这段历史在许多方面还有待考证。相反，本书希望根据各式各样的文献，以多重视角观察色彩史，并说明其不仅限于艺术范畴。大部分对色彩的历史问题进行研究的著作都错误地把视野限定在图像或艺术范畴，或是科学范畴。²真正的重点事实上在别处。

此外，色彩史说到底也只能是一部社会史。对历史学家来说——如同社会学家或人类学家看待其他问题——颜色首先是一个社会现实。是社会

“创造”了颜色，为颜色赋予了定义与含义，确立了它的法规与价值，为其提供用处，决定其利害。不是艺术家或学者，更不是人类的生物器官或大自然的景致。颜色的问题首先是并永远是社会问题，因为人类并非离群索居，而是生活在社会之中。如果没意识到这一点，我们会陷入狭隘的神经生物学理论或是危险的唯科学主义，所有试图构建色彩史的努力也将付诸东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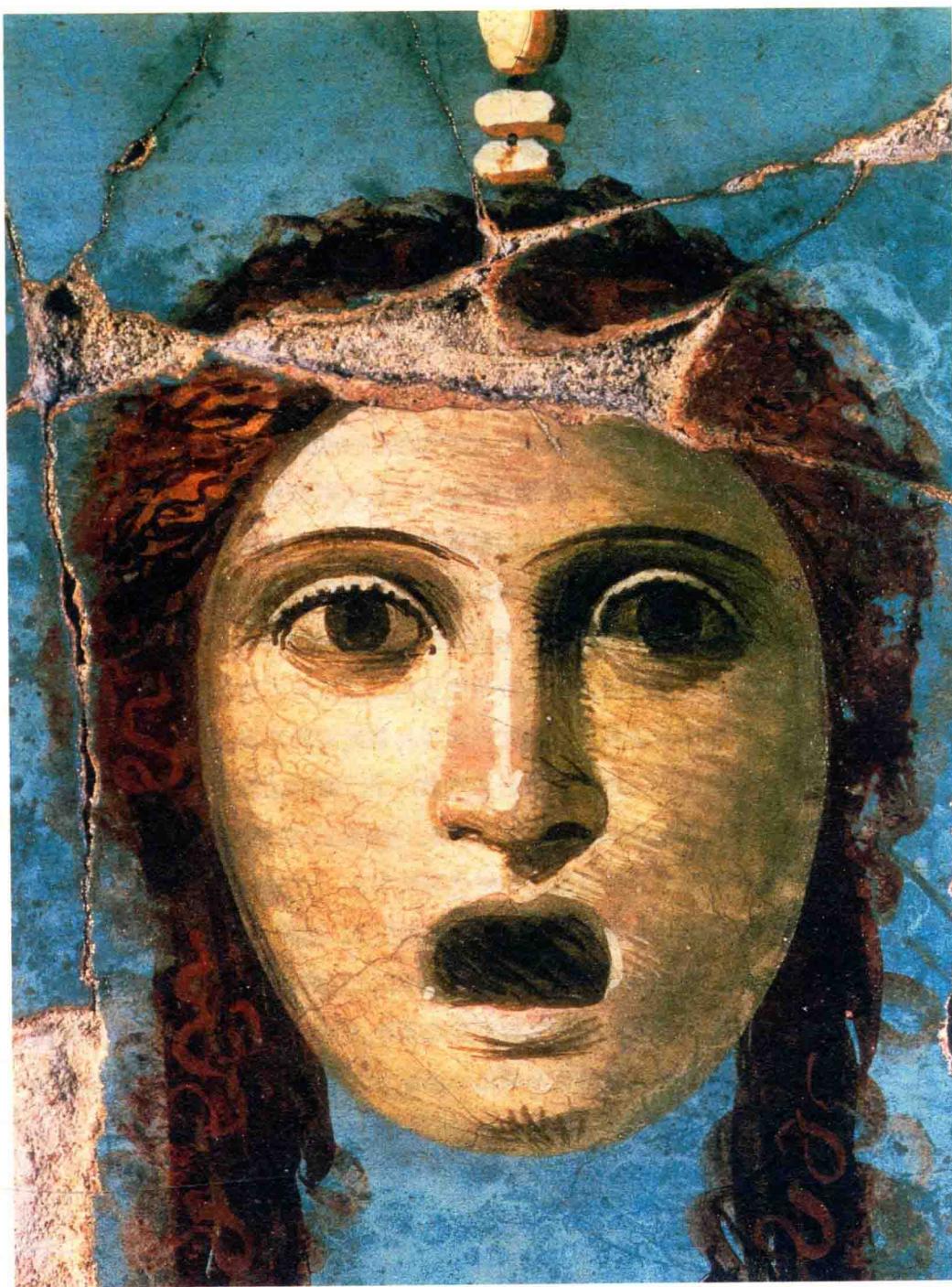
为完成这项工作，历史学家要肩负双重任务。一方面，他必须试着发现在我们之前的社会里颜色所处的环境，以及组成这个环境的所有要素：命名的词汇与行为，颜料化学以及染色技术，服饰体系以及服饰暗含的规章，颜色在日常生活和物质文化中占据的地位，官方颁布的法规，宗教人士的教化，科学人士的思辨，艺术人士的创造。可供调查和思考的场地从不匮乏，也提出了多种多样的问题。另一方面，历史学家应聚焦某个特定的文化，从语言的历时性出发，对所有在历史上可以观察到的、对颜色的各个方面产生影响的要素进行研究，包括其应用、规章、体系以及变迁、消失、创新或融合。与人们普遍的看法相反，这个任务可能比前一个更困难。

在进行这两项工作时，需要对所有文献存疑：颜色从本质上说是一个跨文献、跨学科的领域。但这其中有些学科相较其他领域取得了更为丰硕的成果。词汇方面亦同理：在世界各地，词语的历史都为我们了解过去提供了大量相关的信息。在颜色的领域，词语的历史强调说明，在任何社会中，其首要功能就是分类、标记、声明、关联或反对。在染料、织物、服饰领域亦然且尤甚。因为正是在这些领域中，化学、技术、材料和专业问题与社会学、意识形态、象征学和符号学的问题进行了最亲密的碰撞。在中世

纪史研究者看来，染料、织物和服饰能比彩绘玻璃窗、壁画或油画板乃至彩饰字母本身（当然其与各种文献有紧密的联系）带来更为坚实、更为广泛和更具关联的文献材料。

本书不局限于研究中世纪，远不止此。但本书并无意构建一部真正的西方社会色彩史，而只希望做几项起步工作。为此，本书从蓝色入手，讲述其从新石器时代到 20 世纪的历史。蓝色的历史的确涉及一个历史演变的问题：对于古典时代的人来说，这个颜色微不足道；对于古罗马人来说，它甚至是令人不舒服、不值钱的：它是野蛮人的颜色。而今天，蓝色显然是全欧洲人最钟爱的颜色，他们对蓝色的喜爱远远超过对于绿色和红色的喜爱。所以在时代变迁的过程中，发生了价值的彻底颠覆。本书要强调的正是这种颠覆。本书首先描述了古典时代和中世纪前期对蓝色的漠视；接着追述了蓝色自 7 世纪以来在各个领域内，尤其是服饰和日常生活中逐渐崛起的声誉和显著提高的身价，强调了从该时期到浪漫主义时期之间，与蓝色相关联的社会、道德、艺术和宗教因素。最后，着重说明了蓝色在当代的成功，对其运用和意义进行了小结，并追问了它的未来。

但说到底，一个颜色不是凭空“降临”的。它只有与一个或几个其他颜色进行关联或对比的时候，才能体现其意义，完全地“发挥作用”。所以谈论蓝色，就必须同时谈论其他颜色。在随后的篇章里，不会遗漏其他颜色，正相反：不仅有绿色和黑色这两个长期用来与蓝色作比较的颜色，还有白色和黄色这两个经常与蓝色一同出现的颜色。此外当然还有红色，数个世纪以来在西方对色彩的应用中，它一直是蓝色的反色、搭档与对手。



导言 颜色与历史学家 1

1. 隐秘的颜色

起源至12世纪 001

白色与它的两个反色 003

染蓝：菘蓝与靛蓝 006

用蓝色作画：青金石与石青 011

古希腊人与古罗马人看得见蓝色吗？ 016

彩虹中没有蓝色？ 022

中世纪前期：对蓝色的缄默 027

礼拜仪式颜色的诞生 031

热爱颜色的高级教士

与患有颜色恐惧症的高级教士 037

2. 全新的颜色

11—14世纪 045

圣母马利亚的角色 047

纹章的见证 055

从法国国王到亚瑟王：

蓝色在皇室中的出现 061

染蓝：菘蓝与欧洲菘蓝	... 065
红色洗染商和蓝色洗染商	... 068
混杂的禁忌与媒染	... 076
洗染方法手册	... 079
全新的颜色秩序	... 084

3. 道德的颜色

15—17世纪	... 089
限制奢侈法与服装法	... 091
合规的颜色与被禁的颜色	... 095
从流行的黑色到道德的蓝色	... 103
宗教改革与颜色：礼拜	... 108
宗教改革与颜色：艺术	... 113
宗教改革与颜色：服饰	... 118
画家的调色板	... 124
颜色的新格局和新分类	... 130

4. 钟爱的颜色

18—20世纪	... 135
蓝色对蓝色：菘蓝与靛蓝之争	... 137
全新颜料：普鲁士蓝	... 144

浪漫主义蓝色：从维特的衣着到 “布鲁斯”的节奏	151
法国的蓝色：从纹章到帽徽	159
法国的蓝色：从帽徽到国旗	166
政治和军事上的蓝色的诞生	178
最常穿着的颜色：从制服到牛仔裤	184
最钟爱的颜色	194
结论 今日的蓝色：一个中性的颜色？	205
注释	209

1...

隐秘的颜色

起源至12世纪

< 庞贝壁画（公元1世纪）.....

在庞贝这座于公元79年因维苏威火山爆发被掩埋的城市里有大量壁画，但是壁画的近景中却看不到蓝色，而只有红色。蓝色主要用来做背景色，古罗马的绘画中亦是如此。

蓝色在社会、艺术和宗教领域的运用历史并不能追溯到古代，甚至不能追溯到旧石器时代晚期。尽管当时仍以游牧为生，但群居已久的人类已经完成了最早的壁画。这些壁画上有红色、黑色、褐色，以及各种不同赭石颜料，但没有蓝色，没有绿色，也几乎不见白色。到了几千年之后的新石器时代，情况也几乎一模一样，当时已经诞生了最初的染色技术：人类已经有固定住所，他们先是学会染红和染黄，很久之后才学会染蓝。蓝色这个颜色其实自地球诞生以来就在大自然中大量出现，但人类通过艰难的努力，直到很晚才把它复制和制造出来并进行掌握。

这恐怕也解释了为什么在西方，蓝色长期以来都是背景色，它几乎没有在社会生活、宗教活动或是艺术创作中扮演任何角色。相对于红、白、黑这三个古代社会的“基础”色，蓝色的符号性太弱，它无法表达或传递观点，激发强烈的情绪或感受，形成规章与制度，帮助分类、关联、比较和划分等级——分类功能是颜色在任何一个社会的首要功能——甚至无法与冥世对话。

由于蓝色在人类活动中占据如此卑微的地位，并且有几门古代语言难以对这种颜色进行指称，19世纪的部分学者不禁疑问，古典时代的男性和女性是否能看见蓝色，抑或，他们看见的蓝色和我们今天看见的蓝色是否相同。在今天，这种问题已经烟消云散。但不可否认的历史事实是，在数千年的时间里——从新石器时代到中世纪中期，蓝色在欧洲社会中扮演着毫不起眼的社会角色与符号，我们必须要对此进行反思。

白色与它的两个反色

颜色与纺织材料之间一直保持着特殊的关联。同理，在历史学家看来，织物与服饰对于试图了解颜色在某个特定社会中的地位、角色与历史来说是最丰富多元的文献来源；比来自词汇、艺术或绘画的文献还要丰富和多元。织物是与材料、技术、经济、社会、意识形态、美学、符号学等问题关系最为紧密的领域。所有与颜色相关的问题都可以在织物的世界里找到：染料化学，染色技术，交换活动，商业利害，财务条件限制，社会分类，意识形态代表，美学关注的内容。织物和服饰是进行多学科研究的宝地。它们也会一直伴随着本书的展开和进行。

不过，对于更早的社会，由于缺乏文献和证据，我们无法研究或是突显颜色与服饰的这种特殊关系。就目前所知，我们倾向于认定，最早在织物上进行染色的活动出现在大约公元前 6000 年到前 4000 年。人体绘画和对一些植物素材（木头、树皮）进行染色则出现得更早。最早流传到我们手中的染色织物片段并非来自欧洲，而是来自亚洲与非洲。欧洲直到公元前 4000 年末期才出现最早的染色织物文物，¹ 并且所有物品都属于红色系列。

最后一点很值得我们注意。在西方，直到古罗马时代初期，为织物染色最常见的做法（当然，不是唯一的做法）便是用属于红色系列中的一个颜色

取代原有颜色，红色的跨度从最浅淡的赭石色与玫瑰红色到最浓烈的鲜红色。用来染红的材料是茜草，它可能是最古老的染料。此外还有其他植物、虫胭脂和一些软体动物，它们可以轻易持久地渗入纺织纤维，比其他染料更有效地抵御阳光、水、洗涤液以及光线的作用。同时，它们能比其他颜色染色所用的材料带来更丰富的色调差异和更强的亮度。因此在长达几千年的时间里，织物染色的主色调都是红色。古罗马时期的拉丁词汇也再度印证了这一点，*coloratus*（染色的）与 *ruber*（红色的）被视为同义词。²

红色主导的现象似乎源远流长，可以一直追溯到古罗马时期之前。它组成了最早的人类学数据，或许解释了为什么在大多数印欧语系社会中，白色长期有两个反色：红色和黑色。这三个颜色组成了三大“极”，直至中世纪中期，所有的社会规章以及大部分有关颜色所构建的表现体系都围绕这三大“极”组织而成。如果不追究原型的话，对于这一点，历史学家有道理姑且认为：在古代社会中，红色长期代表了染色织物，白色代表了未染色但整洁或纯净的织物，黑色则代表了未染色且肮脏邋遢的织物。³古典时代和中世纪时期对颜色最关心的两大轴心问题——亮度与浓度——恐怕正源于这个双重反差：一是白色与黑色（颜色与光线的关系，包括与光线的密度和纯度的关系），一是白色与红色（颜色与染色材料类型的关系，包括与是否使用染色材料、染色材料的数量和浓度的关系）。黑色是昏暗的颜色，红色是浓密的颜色，而白色既是黑色的反色，又是红色的反色。⁴

在这个三极和两大轴心组成的体系中，没有蓝色的位置，也没有黄色抑或绿色的空间。这并不意味着这三个颜色不存在，显然不是。它们在物质生